

詩刊

二〇二二年 七月 上半月刊

## 气象 /40

- 驭者·····张洪波  
把古镇的人群刻进石头·····李自国  
雨林之歌·····夏斐  
静夜思·····惠子  
最亲的人·····江耀进  
鱼，游过古劳马遗迹·····谭德峰

## 每月诗星 /45

- 天马·····王峰  
新的认知向度·····李作霖

## 诗学广场 /51

- 90后与女性诗歌  
“她者”的启示·····陈陈相因  
性别，更应成为一种文学能力·····赵汗青

## 国际诗坛 /64

- 卡普林斯基诗选·····[爱沙尼亚]扬·卡普林斯基/范静哗 译
- 

## 短歌 /69

- 林何曾 俞敏 汪岚 卢艳艳 默木 如风 李尤台 彭郁青 余正斌

## 当代诗词 /73

- 诗词翰墨  
逸都春行·····蒋金明  
本期聚焦  
常红诗词选·····常红  
人细方裁一点情·····杨海钱  
诗林撷英  
岳宣义 徐江善 耿立东 黄舟 凌先有 姚崇实 李寻欢 鞠勤 程惠民  
王守仁 杨艳霞 陈鹏 秦澜 贾文忠 王发宾 吴宝军 杨定祥 叶宝林  
徐官威

# 国际诗坛



[诗人简介] 扬·卡普林斯基 (Jaan Kaplinski, 1941-2021)，爱沙尼亚当代著名诗人、翻译家、哲学家、文化批评学者。1941年出生于塔尔图县，并在那里读大学。母亲是爱沙尼亚人，父亲是波兰人，死于前苏联的劳改营。卡普林斯基大学时专修语言和语言学，以法语语音学毕业，深受东方宗教尤其是道家思想和佛教影响。他的作品包括多部诗集、散文集、论文集和译作。诗人还曾在1992至1995年当选为国会议员，主小行星带中的29528号小行星以他命名。2016年获得欧洲文学奖，同时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，是爱沙尼亚国家文化的偶像级人物。

## 卡普林斯基诗选

[爱沙尼亚] 扬·卡普林斯基/范静晔 译

\* \* \*

无，穿透一切，有，满是宁静。  
你对老子的译解可能对，也可能错——  
今天，打开的书在说话，如展开的蝴蝶，  
而花粉中，运动遇到静止，也是这样。  
春风吹拂我们的头发与衣裳。

我若说话，便是因为那份慰藉远远超出  
我们的期待：水从各处涌来，  
帐篷顶在拉普兰地区清朗的夜晚飞逸，  
项链坠落、摔碎：片语、生命和智慧。  
所以就是这样了，这就是你。眼睛  
在白云间融化，这就是爱，是爱把我们  
从方格纸中剪出来，让那把火温暖我们，

让雨穿透我们，直到大地与我们之间  
最后的界线消失不见。这就是爱：树的叶子  
以及光，正如我们自己，都满载了无限。  
我们应该存在，我们应该存在为不在，  
我们应该守持那不属于任何人的状态。

\* \* \*

一切都里朝外，一切都很不同——  
无色、无名、无音——  
头顶的天是斧头的锋刃。没人知道  
镜子般映出星星与银河的，是一把斧头。  
只有有爱的人才能看到，并保持沉默，  
而天空里镜子桨叶松脱，落向我们，  
穿过我们的身体，一种黑星空的黑暗  
落进一种更黑的黑暗，什么都阻挡不了。  
无论我们怎么回头，黑暗一直坠落，  
击中我们，使得我们身首分离。  
深渊的声音如云朵升起，穿透我们。  
双子星在我们头顶：一颗明亮，一颗昏暗。  
其他的一切只是无限的空与远，  
尘粒绕着一座黑暗的教堂旋转，其他的一切  
只是一件黑披肩，精致的陈火也在那写出我  
们的名字。

\* \* \*

睡眠盖着我们，一个人嫌多，两个人嫌少。  
你的光脚趾露出来，抵抗着这个冬夜。  
红狐在山里奔走，犹如火焰，  
五声音阶：你的小手指真的很小，  
你轻闭的眼帘上，中拇哥和大拇哥  
来回滑动，进入了童话故事。

较久的将来某一天，我会回忆起那片河岸，  
从梦中之死后，在你身边醒来。

断裂残损的树木、船只的碎片，  
还有十字架，为逝者而立，他们或许已经  
到来。

床单将会滑过我们身体一次。眼睛会僵直  
一次，

而一座公坟会把兄弟们收走。如果然后，也，  
如果然后，也，再然后呢？为什么，是什  
么，爱人？

\* \* \*

没有人能再将我组合起来了  
抚弄着断弦而你以为那或许是另外什么东西  
所有的细胞与鳞片都沉默无语，随时都能  
回答  
那些看透并穿透我们、物体、田野、光线  
的问题  
维系那些问题的，除了真理、空洞言词、海  
洋，并无他物  
而我们在其中成形，一根根骨头、一个个细  
胞、一个个音节地拼成  
那个夜夜写诗的人是我吗  
腰酸背痛、头发灰白，想着你的名字，所有  
的念想都是你  
而你来到我的房间站在我眼中、在我身体中  
你的手那么温暖、汗津津的、最令人爱的  
双手拂去旧信件上的灰尘，让我们知道  
我们曾经存在、我们已经死去、我们生于那  
些幽暗的人们  
如今他们少有言语、却有那么多沉重的墓碑  
让我们知道长眠的人会在灰烬和碎骨中获得  
安宁，你在想什么，

以童话的钥匙打开海角之门的女孩，在想  
什么  
向我要巨石的掌纹，亲爱的  
你在想什么，在烛光下抚弄着我的断指

\* \* \*

东方、西方，边界总游移不定，  
有时东移，有时西移，我们  
不知道刚才那会儿边界到底在哪：  
高加索，乌拉尔山脉，或是我们本身，  
因此耳朵、眼睛、手、脚、鼻孔、  
肺叶、睾丸或卵巢，有一只在一边，  
另有一只另一边。只有心，  
也唯有心，总在一边：  
我们向北看，心就在西方；  
我们向南看，心就在东方；  
而嘴不知道该替哪一边说话，  
或者两边都要顾及。

\* \* \*

我们总会将童年再过一次。  
即便那样，我们也不愿童年回来。  
我也一样。在每一场去年之前的记忆中  
都有某种忧伤和压抑，或许是  
战争和压迫的阴影，很难  
乃至几乎不可能解脱，还有  
一些若有若无的悲伤。我想，也只是  
作为人时，我才能感受到快乐，也只有这时，  
我才落笔书写，那迷雾以及那些阴影  
才会消散。甚至在记忆中，  
必不可少的东西也都生来纯净：  
空气、水、大地、树木以及房屋，

城郊街道上陈旧的石板路，  
无论是以混凝土浇铸还是切割自天然的石板。  
眼睛或脚跟的感觉都不曾忘记它们，  
而我再次看到时，它们那么冷漠、柔软，  
行人已将它们踏得更加陷入斜坡，  
因此带着小孩推车或拐杖  
已很难在贾玛、利瓦  
或塔特维勒的街上行走。  
这些路最终会怎么？是否会有人  
将它们再恢复平坦，  
或者铺上柏油，以便车轮  
更平滑地碾过  
我们童年的小路与记忆？

\* \* \*

有时我清晰地看见事物敞开。  
茶壶不带盖子，小马不加鞍子。  
黑马奔腾，驶出记忆，  
马背上载着少年，疾驰穿过  
空阔的草原、缭绕的雾气  
我们朦胧看见雾中独立的  
座座山峰……我也来自那里。  
我身上也有你的某些东西，先辈们，  
阿姆拉特、艾哈迈德、托赫塔什，也有某  
些东西  
属于你们这些奔跑于无边原野的鞑靼黑马。  
我也一样不喜欢回到  
别人活过的生活、熄灭了的篝火  
或者一种被人想过已经入诗的念头。  
我内心一样燃烧着深入大西洋的渴望  
抵达那些边界，一直消失、冲破，  
而那后面的黑马一再  
从记忆与草原中奔腾而出，

满鼻西风，从遥远的远方  
带来大海和雨水的湿味。

\* \* \*

一次收到斐济寄来的明信片，  
是一张收割甘蔗的照片。之后我意识到  
其实那照片并没什么奇异的。  
在我们穆提库的菜园里挖土豆与在维提岛  
收割甘蔗，并无不同。  
存在的万物都非常平常，  
或者，既非平常又非奇异。  
远方之土与异邦之人都是梦幻一场，  
睁着眼做的梦，  
有人无法从中醒来。  
诗，也是如此——从远处看，  
它那么神秘、欢欣、与众不同。  
不，诗歌甚至比  
甘蔗园或土豆地更加平常。  
诗，就像锯子下散落的锯末，  
或者刨子上卷起的黄亮亮的刨花。  
诗，就是在夜晚时洗手，  
或者一块干净的手帕，我那已过世的  
阿姨从不忘记把它放进我的衣袋。

\* \* \*

我和小儿一道回家。  
已是黄昏。年幼的月亮  
伫立在西天，不远处  
一颗孤星。我指给小儿看，  
对他说应该怎么和月亮打招呼，  
又说那颗星是月亮的仆人。

快到家时，他说  
月亮真远，就像  
我们去的那个地方那么远。  
我告诉他，月亮要远得多，  
算起来：假如每天走  
十公里，那将需要差不多  
一百年才能走到月亮。  
但这可不是他想听到的话。  
路已经几乎干了。  
小河在湿地上铺开；野鸭和别的水禽  
一起等待黑夜。雪的冰壳在脚下  
发出脆响——气温  
肯定又降到了冰点。所有房屋的窗户  
都暗了。只有我们的厨房  
还亮着一盏灯。烟囱旁是明净的月亮，  
月亮旁，一颗孤星。

\* \* \*

我的小女儿双手齐上，把白色的  
锯屑，撒在白色的桦树皮上。  
风从西南刮来。一切  
突然间便都充满了这样的风  
和这样的秋意，似乎云的运行  
终于推动起至今从未动过的什么东西，  
它之前只是开过花、茂盛过、葱绿过。  
这清晰无处不在，以至于遗忘无处可去。  
刺槲的血浆果结在荆棘枝梢。  
谷仓门边的荨麻已经泛黄。  
但白桦树皮还有锯子下那新鲜的锯末  
在我女儿的小手里，  
突然显得比之前更白、更干净。

\* \* \*

一只花斑猫  
独坐在收割过的田地中央，  
等着什么，也许在等老鼠，  
也许在等黑暗。我们都在等着  
下雨。云朵来了又去，  
早晨下了毛毛雨，然后风起，  
狂刮到中午，把残存的  
一丝湿气吹干了。全村人  
都在抱怨，牲口已几乎无东西可吃。  
时间向两边横移，看着这片  
空空的大地，温暖的  
南风扫过，秃鹫  
尖啸。不再是夏天。还不到秋。

\* \* \*

诗是青翠的——在春天，  
诞生于每一颗雨滴，每一道  
落在地上的阳光。  
从早晨到傍晚，  
或在一本书的一页，  
我们有多少空间能留给它们？  
而现在，秋天，乌云  
从我们上方低低滑过  
高压线塔以及趁着黄昏在那里  
打瞌睡的乌鸦，因为  
几乎已不是白天了，而黑夜  
就是两根长长的黑手指，抓住白昼  
把我们紧紧掐住，让我们几乎没有  
呼吸或思考的空间。我写出的一切，  
都是顶着这种一再降临的  
重量，它来了又来，想要

把我们抛进睡眠深处，  
抛进腐败的落叶与根的梦中，  
进入大地本身的梦，  
那里隐藏着所有未想过的想法、未写  
出的诗。

\* \* \*

洗洗刷刷怎么也做不完。  
炉子总是热不起来。  
书总是没读。  
生活总不能完满。  
生活就像一只球，必须不停地  
抛去接来，才不至于落地。  
篱笆的一头刚修好，  
另一头又塌了。屋顶漏雨，  
厨房门关不上，墙基裂了缝，  
小孩裤子的膝盖总是破的……  
不能什么事都记在心里。美妙的是  
这一切除外，人们还是能注意到  
春天，充盈着每样东西，  
向各个方向生长——融进晚霞，  
融入红翅鸟的鸣叫，  
融进草坪上每片草叶上的露珠，  
融入眼睛所及的黄昏深处。

责任编辑 赵志方